

遇见·石化之美

戈壁滩上

马行

四

六

我总觉得,戈壁滩就是时光深处的家。在戈壁滩上住久了,就能发现戈壁滩的亲切、友好与自在。这些年,太多的人因为一次旅游,就在文章里想当然地对戈壁滩下一些判断语,说戈壁滩是如何如何的荒凉,如何寸草不生、没有生命存在。可是,这样的说法不仅站不住脚,也很不准确。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些人如果在戈壁滩上多待上几天,就会发现,戈壁滩并不是他们所看到的样子。

在我的经验中,就算是再荒凉的戈壁滩,也是不死的。即便罗布泊腹地,即便青藏高原上的极寒戈壁,也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与繁华。

二

塔城东的戈壁滩上,有一种飞蝉。我给它们一个名字:塔城飞蝉。它们的个头要比内地的飞蝉小一半还多,也不像内地的飞蝉那样黑亮、有光泽。它们都是灰色的,是尘土的那种灰,灰尘的那种灰,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那天的中午,戈壁滩上的天气特别晴朗,空中飘着一朵寂寞的白云,勘探队机动员工王爱武的依维柯车一直停在坡上。

我们一上车,就听车后嗡嗡响,再看,一只飞蝉正在乱飞。飞蝉不时碰撞在车玻璃上,显然,它很着急,可能在想,怎么就飞不出去了。它肯定不认识钢铁与玻璃组成的这个名叫汽车的包围圈。它不仅,整个塔城东无人区的飞蝉,见识过汽车与人类的,也少之又少。

我一伸手,就可逮住它,但我没有。我推开了依维柯车的一扇玻璃窗,想让它飞出去,可它并没有飞向窗口。我又推开了一扇玻璃窗……直至它飞了出去。

三

戈壁滩很大,也很小。戈壁滩活在风里,活在阳光里,活在孤寂中,活在等待中。

戈壁滩上,我时常会有缘由地突然很感伤,突然泪流满面。我对戈壁滩上那些天高地远的“小”和“弱”,那些永无机会见识红尘与繁华的小生灵、小植物、小石头们,有一种很天然的、久别重逢的亲切感和恍惚感。

很有可能,我是戈壁滩的一个影子;也有可能,戈壁滩就是我,我就是戈壁滩。

我在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和什托洛盖戈壁滩上,遇到了一个蚂蚱部落。

蚂蚱部落的所有蚂蚱,与内地的蚂蚱不同。内地的蚂蚱大都是草绿色,个头有大有小,蚂蚱部落的蚂蚱,却无一草绿色,全是所在戈壁滩上砾石的颜色——黑灰色,个头也小。

内地的蚂蚱见了人就会躲开,飞跳而走。可蚂蚱部落的蚂蚱,别看个头小,行动起来,却如大象一样沉静、沉稳,根本不怕人。这一次,我停下脚步,伸手去逮其中一只。想不到的是,那蚂蚱,居然一动不动地让我逮。

我把它放在手背上,它就从手背上把头转过来,很平静地看着我。我想给它拍照,把它放在一块石头上。我看它的位置有点儿偏,用手轻轻挪了它一下,而它,就顺势轻轻地挪了一下。我把它从石头上再次拿起,放在左手背上,晃晃手背,想让它飞,可它没飞。我想,它会不会根本就不会飞。

接下来,我不晃手背了,我对它吹了一口气。突然,它翅膀一抖,飞了起来。那速度,如同它身上的颜色,是一种黑灰色的特别迅疾的速度。一眨眼的工夫,它就没了踪影。

五

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城向北140公里,然后过鸣沙山再向北,可见一大片无边无际的黑戈壁。

那天,从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5点,我在那黑戈壁之上所遇到的,除了黑黑色的戈壁石,还是黑黑色的戈壁石;东西南北不同方向的地平线,也是黑黑色。

可突然,一支淡黄色的小野菊,极瘦弱、极孤单地站在了我们的卡车上。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卡车出现故障临时停下,定会径直向前,碾轧着这朵小野菊而过。

可小野菊的幸运是,那一刻,天地屏住呼吸,卡车停了下来。

就此,我写了一首小诗《从天山向北》:从天山向北,整个准噶尔盆地加速,再加速就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东经91°23、北纬44°16一棵小野菊拦住了我它小小的,瘦瘦的,似乎迷了路,在我们的地质越野车轮前举起了,淡黄小花

有时,戈壁滩能够穿越时空,成为时光隧道的中间站。

在戈壁滩上,如果一切机缘正好,我会依稀看到万千年前戈壁滩上更多生如夏花的绚烂生命,也会看到自己遥远的前世。不过,由于相隔太远,前世很多的人和事已经模糊,我曾经的职业也有些看不清,但很久以前那些晨曦与晚霞,那些富足与闲适,那些逝去的,却依然清晰可辨。

戈壁滩上,万物不仅有生命,也是一个修行者,几乎都在默默地用功,默默地修一个“空”。事实上,万物的心有多大,戈壁滩就有多大;万物的心有多静,戈壁滩就有多静。所以,戈壁滩上总是有足够大的大地盘、大空间。

而我,惭愧的是,无论在戈壁滩上待多久,心却一直空不下来,以至于每次勘探施工结束,要离开了,依然不想走。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戈壁滩上阔大的空不仅放不下,还特别依恋。

当然,我最放不下的,还有戈壁滩上那些细弱又卑微的生命。

七

戈壁滩上,风有情,也有本领。风知道往哪儿吹,该用多大的力。

风吹活了石头。在风的努力下,戈壁滩上有了鬼斧神工的雅丹地貌,形态逼真的戈壁石。

其中,一小部分戈壁石因为天地的关照,也因为自身的造化,不但开始玉化,还玉化成了通灵的宝、美轮美奂的玉。

此刻,就有星星点点的宝玉散布在戈壁滩上。它们等啊,等有缘人。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生命之河。

张俊摄

诗歌

南疆的雪

孔守曾

一场大雪翩然而至  
降临南疆大漠  
挂满了老胡杨的胡须  
染白了会相思的红柳

善于在荒漠里奔跑的白尾地狗  
怎么也找不到  
坐在树杈之上的家  
它清脆的叫声  
惊得树梢上的雪花  
也洒落一地

在冰天雪地里巡井的石油人  
看见采油树上晶莹的雪  
轻轻一吹  
雪花便张开翅膀  
飞向了天空  
跳起快乐的舞蹈

一群钻井工  
立在钻台上  
将头仰起  
让雪瓣儿尽情在脸上吹打  
他们说  
这就是大漠春天的气息

真不愿让冰雪消融  
我怀念踩在积雪上  
那咯吱咯吱的声响  
它能治愈游子惆怅的心情  
还能梦回童年  
寻找随风远去的乡音

百里油田银装素裹  
仿佛来到一个冰封的童话里  
这里有汨汨流动的河水  
和轰鸣响亮的钻机  
还能听到  
石油人悠扬的歌声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

穿过老屋的风

侯进元

南屋的窗少了一块玻璃  
报纸糊的缺口  
挡不住北风  
风冷冷地钻进来  
裹着儿时的雪  
四十年前的纸还在  
字却没了踪影

晨光如祖母慈祥的眼  
悠悠地透过窗棂  
在木格棚的影子里  
锁住我的童年

磨得发亮的门楣  
遮掩不了岁月深深的纹路  
那是母亲的泪痕  
浸透了我的归期

猫狗在夕阳的余晖里嬉闹  
母亲唤我的声音  
带着柴火饭的香  
摇落了晚霞  
变成星  
在我头顶一闪一闪

墙角的小木车和陀螺  
自爷走后  
尘封了我的欢笑  
屋檐下生锈的镰刀  
替我收割了  
来不及说出口的疼  
(作者来自青海石油)

焊工

陈锡让

刘师傅手执焊把儿  
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  
不停地把焊条往铁架上磕碰  
我不敢直视焊花的强光  
它的绽放,短暂,绚烂

刘师傅为油田接骨的同时  
也在焊接自己的生活  
他是一个被焊花点燃的人  
有一张黧黑、粗犷的脸

时近黄昏,我看见他站在铁架旁  
刚焊接好的地方  
像结疤的伤口,那么醒目  
我知道打磨,上漆,工序才算完成  
一如我们烦琐的日常  
需要焊花那般点缀,才有味道

是的,现在,他倚着铁架歇息  
暮色如铅,他成了一根巨大的焊条  
忽明忽暗,他是要把自己  
焊接在油田的铁骨里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人间烟火

暖锅味儿

维佳

天冷了,庄户人家便多了装暖锅的由头。

儿时,村里人把吃暖锅叫装暖锅、装锅子。一个“装”字,和冬藏意蕴完美契合,皆有包容收纳万物之势。一锅菜肴,荤素兼容、丰俭由己。一抹温暖,咕嘟咕嘟煨火,丝丝缕缕叠香。一方美味,藏着西北人的舌尖之欢,心头之喜。

冬闲嘴馋,家里来客,亲人团聚,得装一锅;大小节气、红白喜事,自不必说;就连过年,也是一道硬菜,乃待客之礼。走亲访友,倘若不吃一口暖锅,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像缺了什么似的。

暖锅还是那种土暖锅,加热与盛物浑然一体的炊具。黄土高原特有的泥坯烧制,其肚多呈圆形,上大下小,上为锅,下为锅膛兼底座,中间竖着半截烟囱,底部留口谓之“风门”。暖锅都有一个盖,盖子中间也有圆孔,烟道恰从圆孔中间穿出,盖上去严丝合缝。这样的造型叫“一锅端”,既可防止热气散失,又避免了炭灰飘入锅中。这种土生土长的暖锅,一辈传一辈,兼具养生功效。

暖锅吃啥,有啥吃啥,且都是家常菜。地里拔回来的萝卜切成菱形条,土豆切片,白菜叶子改刀分开,这叫清白分明。还有暖炕捂生发的豆芽,门口换回来的老豆腐,泡好的土豆粉条,这是家常版“老六样”。小时候,母亲常给一家人装这些暖锅菜,平平常常的素菜,却在母亲手里做出了花样,也让寂寥的冬天,平添了特别的暖意。

现在人家吃暖锅,全凭自己喜好。香菇、海带、木耳、冬瓜、青笋、黄花菜、鸡蛋饼,样样吃食应有尽有;排骨、鸡块、肥肠、肉丸子、五花肉片、酥肉,烤、炸、炖、卤、炒留住味道。这亲切蓬勃的烟火气,谁见谁欢喜。

装暖锅子,极有讲究;先素后荤,层层分明。自家吃多是码三层,饭店可垒到五层。具体做法大同小异,只是味道千差万别,家家都有自己的风味特色。但一招一式、一菜一汤,都讲究实实在在。

母亲不止一次说过,“装暖锅子要用心,一样一样摆正窝平,一层一层盖压实,菜会样样有味;跟做人一个理儿,得实诚厚道。菜装不瓷实,热汤滚沸时就塌了;人若不实诚,一经事就完了”。一看到暖锅,我便会想起母亲的话,温暖人心。

暖锅先装菜底子,以土豆片和白菜帮为主,沿芯边贴上一层萝卜片,内夹杂香菇、木耳、豆芽、黄花菜等,这便是第一层;其上覆盖老豆腐、粉条、海带、冬瓜、鸡蛋饼,俗称第二层;第三层主打荤菜,将排骨、鸡块、肥肠、肉丸子、酥肉码成一格一格,再用五花肉片平铺一圈儿,叫“盖面”。所有食材满满当当挤进一口暖锅里,看着都满福。

最后是浇汤、旺火。辣椒段、花椒、大蒜、八角、姜片等调料齐“游”热锅内,翻炒得辣香扑鼻;舀几勺熬好的鸡汤或者排骨汤入锅,沸时鲜香四溢。舀起高汤沿着暖锅内侧一勺勺漫入,烧得正旺的木炭置于暖锅锅膛处,盖上盖子,炖得越久越入味。原锅原汤、原材原味,再撒上切好的葱丝、蒜苗丝、红辣椒丝,搭配得花花绿绿……怎能不令人垂涎欲滴!

暖锅是有秉性的,膛中火呼呼作响,一锅菜乾坤涌动,麻、辣、鲜、烫,历久弥香。这滋味,不正是黄土地上祖祖辈辈勤劳质朴、豪爽厚道的真性情吗?

一口暖锅上桌了,汤汁上下翻滚,菜肴咕嘟沸腾,五颜六色、鲜香煎烫。一家人围着炕桌而坐,齐动筷子,个个吃得鼻尖冒汗、酣畅淋漓。若是吃腻了,再来一口自家腌的酸白菜、泡辣椒,爽口解腻。倘若不尽兴,尚可小酌浅饮;饭余,再熬煮罐罐茶。就这样,喝着醇茶,坐在热炕上聊天,连心也是滚烫的,亦是农家人难得的闲趣乐事。

新冬忽临,家家户户心心念念的暖锅又热辣滚烫了,一日三餐在烟火明灭间、在欢声笑语中升腾,一家人团团圆圆、日子红红火火。

(作者来自中天合创)

两名石化作家出版文学作品集

本报讯 近日,中国石化作家协会会员樊俊利、徐智华分别出版报告文学作品集《钢铁的语言》、小说作品集《河这边,海那边》。

《钢铁的语言》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河这边,海那边》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两部作品以文学笔触鲜活展现石油石化人的工作生活日常与精神风貌。(石闻)

石化印记

“妮子”的那些事

王秉

在河南,喊女儿常叫“妮子”,大多有闺女的人家都这么喊。大人若有事,见闺女在不远处,便张口喊:“妮子,快过来,给这个菜择择。”“妮子”闻声,就赶紧跑过来。也有人喊“闺女”,但总不如“妮子”喊着亲切。

河南油田采油厂安棚转油站,也有人喊“妮子”。本来这也正常,初到这里,最先听到“连长”“二红”等一大串编号,其中就有“妮子”。只是这里的“妮子”,不是姑娘,而是一个50多岁的男集输工。

“妮子,你今天把钢卷尺、玻璃刀带上,把站内几块玻璃破损的窗户划好换新。”“妮子,缓蚀剂快没了,抽空和洪波一起加注一下。”每天晨会必开,只要风不大、雨不急,大家都会自觉在站门口集合站队、报数,听从站干部安排当日主要工作。“妮子”也在队伍里,他个

子不高,红帽子下压着几根稀疏的头发,听到工作安排,便侧着耳朵使劲听,连声“哦,哦”应着,示意听明白了。

“妮子”和大家一样,每天都会坐着从双河生产油区开往安棚转油站的公交车上班。一路上,满车的红工衣迎着东方日出,穿过埤江镇集市熙攘的早市街,向东、向北,再向东,穿田野、过农场,拐弯上坡跨宁西铁路桥,途经万岗村、周岗村等自然村,最后到雷沟村,才算到了上班的地方。

“妮子”当过兵,转业后到油田上班,先在净化站,后来到偏僻的安棚转油站,这一干就是30多年。他会修联合站的各类离心泵,会给穿孔的管线打卡子,还能做不少零碎的手活儿。平时话不多,干活儿却格外利索,大家都喜欢他,喊他“妮子”,他也从不恼。酷暑盛夏,中高压增压泵房里闷热得几乎钻不进去人,可增压泵盘根憋刺了,必须抢修,容不

得等。“妮子”二话不说钻进去,和大家一起用扳手、撬杠、大榔头,拆、修、装一气呵成,整个过程至少40分钟。别说汗流浹背,“妮子”指着自己身上笑说,衣服都湿透了。出了泵房,他一仰脖子,一瓶矿泉水便喝了个底朝天。

“妮子”年纪大了,耳朵背,和人交流,次次都侧着耳朵凑过去,眼睛斜过来盯着对方的嘴,认真听、仔细辨。如今他依旧按部就班,该干啥干啥,整日乐呵呵的。就连干活儿累了歇脚时,也会唠几段调侃的段子,让现场气氛欢快不少,众人“哈哈——”的笑声格外爽朗。

后来有人发现,喊了许久的“妮子”,其实是真正的“倪子”音同字不同,大家喊的不过是谐音。安棚转油站的这个“妮子”,本名倪德强,该叫“倪子”,而非“妮子”。原来是这么回事!倪德强摆摆手,喊了30多年,瞎叫唤,喊啥他都应,咋喊都行!

(作者来自河南油田)